

泥土·村庄·老油坊

●陈少白

草木生于泥土，河流依附于泥土，村庄也生长于泥土。我一直这么认为。一切生于泥土，最终归于泥土。泥土有欢乐、有激情，也有慈悲、怜悯！这也许是泥土的初心，是世间万物的初心！遁入泥土，逐梦花开。

我始终坚信，泥土更具有记忆，一切的生命，植被都在他的记忆里孕育，生长，壮大，淹没。包括大地上错落有致的村庄。一段段时光都在他的记忆里激扬，飞扬，高唱或低吟。

神话中女媧用泥土造就生命，达尔文也说生命起源于江河湖海，她们都依附于泥土，在泥土上生长。这些生灵散布于苍茫大地，千辛万苦地寻找、择取泥土上生长的繁杂物种，赖以生存。经历千百万载，直到从狗尾草中选中了黍、菽。在万物茂盛、归藏的日子，他们小心地采聚种子，保存好。在阳光温暖野花遍地开放的时节，迁徙到巍峨高山、苍茫水滨，支起茅草棚，麻衣芒鞋，蓑衣竹笠。衣不蔽体，采野菜野菜充饥，凭坚强求生的意志，用最原始的工具，刀耕火种，将一些比命金贵的种子小心地播撒到泥土，用汗水和生命开拓出一片片的希望。在季风和雨水敲打土地的轮回中，他们的血肉融入肥沃的泥土，筋骨化作一条条田埂和山脊，伸展到千百年后，就有了我们的家园，遍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五色泥土上的村庄……

河水涨一寸，泥土让三让。泥土涨一寸，经年累月，河流就退让，改道。古雷水就是这样消逝于光阴中，被泥土淹没。学者们还在不依不饶地考证雷水的原址，不过，这并不重要。也许它就在某一个村庄的泥土之下，在泥土和册页的记忆中。“不越雷池一步，”已是老朽的名词，激不起一丝浪花。而我的父老乡亲总认湖泊为雷水之根。泊湖水经杨溪河，华阳河绕古县城注入长江，沿路贯通境内众多支流，湖汉，滋润泥土和时空中的草木，生灵。

远祖宗通公于大宋嘉祐七年从江西来，带着艾草坪的泥土和砸碎的铁锅片，在雷水边上筑土为家，在君皇山下破土开荒。耕种打鱼为生。老人勤俭持家，过起了亦农亦商的生活，经过几代人的辛勤劳作和打拼，日子渐渐红火，也算富甲一方。这是爷爷传给我的老谱上的记载；有子孙迁居城内，繁衍生息。继承先辈吃苦耐劳的品德，渐渐兴旺，发达。自南门河卧冰桥、化龙桥至跃鲤门、都有子孙居住和置办的产业；有酒楼，书楼，店铺等。大家为人重义气，好交友。为邻里称道；“跃鲤门前基下榻，化龙桥畔且登楼。”又有对联曰：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甚为昌炽。

岁月的风吹尽繁华，涤荡世间的烟火。战争、天灾、瘟疫一次次击散着一座座城池和村庄。我不知道那些泥土上长出的村庄又是如何归于泥土，在另一方泥土上重新萌芽、生长。原来的泥土上没有村庄的任何痕迹。那些激情与欢乐，痛苦与悲悯都沉入深厚的泥土。可千年前的古月还是一样照着苍茫大地。

我试图以这样的方式讲述村庄的过往，讲述泥土与村庄，与村庄上物事的忘情之恋，包括老油坊。

推开时光之门，踏着古雷水的浪花，走进开满映山红的君皇山，远眺柳叶染绿的江水，看山下桃花妖艳了村庄，紫云英坐拥着田野……

旧时的色调，五彩斑斓。

远祖在山畔种下一片青桐，还有一片明黄，穿过祖辈苍苍的额角任意铺展！一年一度，每当阳春三月，春和景明，风从东南来，轻轻地拂过山岚，河塘，来到雷水边的君皇山上。

在春风的抚摸下，阳气渐长，山茶绿满山岗，桐花，杏花次第开放，油菜花儿正黄满田庄。

爷爷，或者是爷爷的爷爷，总是闲不住，扛着锄头不是在茶园与刚绽新芽的茶树唠叨，就是在油菜田里轻抚金黄的花朵，有些蜂蝶在上面起舞，那些盛开的油菜花，铺展在泥土之上，闪着金光。在爷爷眼里就会羽化成青绿的荚果，又慢慢变黄，献出饱满黑亮的果实，在他的油坊里变成一滴滴透亮的金黄。

有些沉于泥土之下的时光，大多被泥土收藏？我只看到父亲的脸上有一层喜悦的辉光。

这也是好多年前的印象，如今父亲也种不动那一川川明黄，那些穿过祖辈沧桑的额角，生长在父亲肩膀上的精灵，曾充实了祖辈清贫的生活。而我不能接下他的锄头和扁担，承受耕种的辛劳和收获的喜悦，是很无奈的事。内心只有对泥土深深的愧疚！

本性豁达的父亲明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方式，时代在前行，世间总有些东西要舍弃，重组。不过有些情感会永远保留在记忆里！于土地是这样，于父亲的木榨油坊更是这样，那些藏在心里的酸涩永远难忘。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父亲掌家的油坊消失于时光之中，他一个人在油坊摸摸索索，从炒料的大铁锅到占了半间房的碾盘，又从硕大的檀木榨槽里取出同样是檀木做的楔子，取下又装上。最终他只将一些烤饼的铁环挑回家。

老油坊位于附近几个村庄的中心地带，是几个村庄出工出资翻新扩建的，三间通梁大瓦房，傍东边山墙搭了一间厨房。进大门的左手边有一大土灶，一口铁锅斜地躺在上面，炒窝的侧后方是一圈很大的圆碾盘，碾盘的中心矗立一根木柱，通过横梁、木马连接碾盘上的石碾。

进门的稍右边又有一土灶台，一口铁锅平平地放在上面，一些小木桶和众多的铁环整齐地摆在旁边。再往右边就是一台硕大的木榨，木榨边有很多长短、粗细不等的木楔，从房梁上悬下的粗麻绳吊一根3米多长的原木做撞锤，撞头上包满铁，刚好对着榨槽边的木楔。

老油坊的砖是泥田里的土经碾压，切块，风干，用独轮车推过来的，独轮车一直推过我的少年，推满游子的乡愁。到了今天，当我偶遇故乡或他乡的田野时，总是莫名地走进了一段旧时光，独轮车在泥埂路上吱吱地呻吟，赤脚光背的乡亲汗流满面，咬紧牙关推砖的身影，总是走不出我的视线。那些泥土压实的砖块，一睹一睹以纵列的身姿排在田野上，沉默又稳重。每个村庄都是一样，用驯化的泥土建在泥土之上，就是新的家园，老油坊也如此。屋顶的瓦也是泥土制坯，高温烧烤而成。一切取于泥土，归于泥土！

每年菜花黄时，我总是想起老油坊，还有那些浸透汗水和油渍的铁环，慢慢融入那些火热的场面。

长庚叔炒料真是一把高手，手里的

大木锨抄、撒自如。那些料子在锅里翻飞起舞，出锅时不焦不嫩，火候拿捏得正好！灶膛的火光照着他古铜色的肌肤，汗水流成一串串珠子，而他操木锨的手又不能停下来，父亲总是走过去拿起他肩上汗巾替他擦拭。

炒熟的籽料被哑吧叔一桶桶倒进碾盘，摊匀，碾碎，过筛。接下来就是蒸料，踩饼。这道工序很重要，去杂除酸关系到油的口味，质量。往往都是父亲把关，灶膛的火要旺，木甑装满籽料在沸水中蒸，上面用麻布包满，温度要上得来，让有害物质随蒸气一起挥发。到这时候，父亲快速起甑将蒸透的籽料倒入准备好的楔子，覆好稻草，上面盖上亚麻粗布，双脚时快时慢将籽料踩平踏实，抽取模具，再套上铁环形成一个约十公分左右厚的圆饼。踩好的饼按顺序装进榨床中的槽口，再装上垫木、木楔。

二牛哥小心牵引撞锤开始慢慢撞击木楔，待稳定后，二牛哥一声喊，“兄弟们，稳住，力往一处使！”后面的伙计扶稳撞身，一起发力，撞锤重重击在楔木上，籽料受到挤压，一滴滴清亮金黄的油脂从槽膛中间的小口流出，慢慢连成一片落入榨膛下的油缸，散发出浓厚的菜油香，不断地增加木楔，料饼不断受到强力挤压，直到将油榨干为止，那些榨干的饼料不久后会回归泥土。佛家说，他完成了在泥土上的一次轮回。

每年的这个时候，父亲总是很宽厚、大度，拿出平时舍不得喝的高粱大曲。于是整个油坊的空气热烈起来，人人脸上升起红光，酒香与油香纠缠一起，乡村能得几回闻！

油坊的香味，如大雷水一样古朴、纯正，悠长！在村庄之上，一千多年的时空中，久久不散！

每当清晨或午后，那种撞击的声音，沉闷又张扬，于是整个村庄就弥漫着一种特别的情愫，是那种旷远的纠结，缠绵与激情。

回到故乡，有些熟悉又模糊的身影，

还有老油坊，已被时光收藏，沉入泥土之中。当白昼的余光隐入星河，我的故乡只有几盏昏黄的灯火在守护，我总是担心它们是在守候一些不能归来的旧时光。几声时有时无的狗叫，好像在诉说着村庄的无奈。我只希望泥土有记忆，我心中亦无憾！

远古的天空，星光灿烂。大地上的山川，河流迎来送往。时序分四时八节，物候分明，白天黑夜都在吐故纳新。那些消失的物事，包括老式木榨油坊，其实并没有消失，只是在一个适当的时候生于泥土之上，又归于泥土的胎盘。他们就是历史长河中一粒闪亮的星光！被一些有情怀的人写入册页，存在于另一个时空！它们留下的灵魂具有创新和动力，助我们走向更加深远，完美！

一年又一年，当春风起时，一大片的金黄如期归来，以排山倒海之势铺展在雷水之上，我听到老油坊在泥土下歌唱，撞锤重重打呀，菜油滴滴香啊……



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爱丽丝·门罗（加拿大）

尘世路总有盼望回身再走的人(组诗)

●吴海龙

<p>站在老屋前</p> <p>伤痕，显然已经结痂 是明喻，门后埋伏更多的隐喻 皮肤的痛。有些许理由 和太多的路径，抵达落日后的夜深人静 以及一个人内心的苦</p> <p>老屋站在祖业的宅基地里 披着用旧的暮光，穿过四十年的风雨</p> <p>日子和生活，各有自己的平衡之术 父亲扶持犁锄翻耕生活之道 母亲捏着针头线脑缝补日出和日落</p> <p>房梁上的燕窠三只新燕 张着嫩黄的小嘴叽叽喳喳喊个不停</p> <p>不是明喻，更不是隐喻 刚刚睡醒的白从亮瓦上斜了过来</p> <p>枫叶</p> <p>燃烧的事物 多有含羞的意味 允许时间在身上经过 空间被举过头顶 又融入泥土 人间被翻成一本各自撇捺的书 我是另一片你 被带着温度的方块字 抱成书签</p> <p>大雪</p> <p>岸柳没接下的雪，落在 一个人中年后的头顶 “没有经过几场雪的人，如何进入中年”</p> <p>在大雪画出的料峭的边缘 他有中年的冷静 看见堤岸内外，流逝的太多</p> <p>留下的，更多 看到，身边的杨柳 漏了一地的白雪，却没漏掉一次返青</p> <p>幸运的是，他的中年 大雪落白了前半生，还有 留下的后半生，刚好 可以用来，走进又一个春天里</p> <p>斗笠</p> <p>在生产队打谷场 幕布上那些戴着斗笠的人</p>	<p>打着补丁和绑腿，四次来回一条大河后 又走过，雨吹雪的大草地 后来，又一次次走进少年人的书本</p> <p>每次捧起课本，我总看到穿蓑衣的父亲 跟斗笠才是真正的标配 他扶起犁锄，能播种谷雨 身后脚窝盛满青绿 镰刀跟着他能弯向金黄或饱满</p> <p>再起身，园里青竹高过黄竹 老屋住进楼房 母亲欲将墙头上的斗笠送上阁楼</p> <p>就让他守在院子里吧 我听见像框中，父亲悄声地说——他啊，一身的筋骨缺不得风雨</p> <p>静待花开</p> <p>热度还在，是活着的一个佐证 晓得痛，也是活着的一种 大雪覆盖尘世，草木更加通达神性</p> <p>高热不退的国，咳喘心口的众生 都是活在人世中的草木 莲花在清瘟之前，没有传成神话 它们本是草木。蒲地蓝，也是</p> <p>只是在口罩再也罩不住的大地之上 一些草木，它们开传奇之花 而另一些，他们只能静静等待 等待，传奇开花</p> <p>月光</p> <p>这让我想到中年后依然漂泊的人在人间江湖，纵然锈迹斑駁</p> <p>却学会了如何调整朝向 立稳脚跟后，有个好的视角面对家乡</p> <p>月出东山</p> <p>人间江湖，多是驾一叶扁舟的渔樵 想不到抱着月光度日的事</p> <p>他们在东边的山上种谷子，也种稗草 扶起田垅，也制造沟坎，和圆缺</p> <p>而用旧了东山的江湖，总是个动荡的词</p> <p>旧月亮落在他们身上反射不同的光</p> <p>只是后来的人，在月光下依然是当初的词性 翻身时，月光依旧出没今日的东山</p>
---	---

青山有幸埋忠骨，儒公长眠山水间

●田荣

有道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望江县太慈镇西南角的慈湖畷，古往今来就是一片秀山丽水，物产丰饶，钟灵毓秀，地灵人杰，俊采星驰的风水宝地。古今以来，中华大地上的山水地名，多是地因人显，人因地扬……今日的望江县太慈镇慈湖村在远古洪荒年代谓其什么地名？笔者无法考证。

然而，时至我国历史上的元代末期八大儒之一理学家王幼学先生（公元1275年—1368年），别号“慈湖”。他晚年重返家乡，在凤凰林中创建望江县历史上第一座书院——慈湖书院，并课徒讲学，直至终老，且安葬长眠于此。故而这方神奇秀美的土地便得名“慈湖畷”。

王幼学先生籍隶望江县太慈镇武昌湖南畔鄂河（荆禾嘴）村王家前、后仓屋场一带之王氏第四股后裔。王幼学先生生不逢时，降生于宋末，著述在元代，1297年南宋被元兵灭亡时他才5岁。他被元兵俘掠至中原河南洛阳时，有幸被一位陈姓人家收养为义子。王幼学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博览陈家藏书，学业大进，满腹诗书，才高八斗，学富五车……

宋元两代，是我国民族内部矛盾异常尖锐时期，特别是南宋以后，元人统治华夏，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的仕人，总认为是“裔狄入侵”我中华，因

元宵夜，没有星如雨花千树，只有灯火阑珊，映照着寂静的夜晚。灯下独坐，是刚刚好的孤独，是自我赋形的时刻。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据说看云时如果足够专注，可以任意安排云的形状。在车马慢的从前，在那个宁静的小乡村，在春天的田埂上，在夏夜的星空下，我确曾有过那种看云的境界，那种给云赋形的能力。那时候人跟云的关系很近，看云识天气，朝也看，暮也看。

而如今，我已没有春野与星空，只能在独自的房间，在傍晚时分越来越暗的光线里，在植物的香气中，在夜色里漫步时，在深夜亮起的灯光下，用文字和想象为内心世界赋形。我喜欢那些微妙的时刻，那些难以名状的气韵和生动。窗外是呼呼的风声，看书人被一个故事迷倒，内心飞沙走石，晨昏莫辨。有时会觉得自已还坐在树林边的老屋里，松涛阵阵，爷爷奶奶还在身边。有时是身处鸦滩镇的宿舍楼，安静的房间，院落里散发着水杉和青草的清新气息。而那些淅淅沥沥的雨夜，世界灵光闪闪，更是自我赋形的最佳时刻。

世界如此丰富，世间琐事包围着我们，每个成年人都有层出不穷不想面对

置“慈湖书院”成风化人教化乡民子弟，亦留下文章锦绣。尔后，这方秀美的土地便蒙受慈湖先生的教化影响与理学熏陶。从此，这片钟灵毓秀的神奇秀美的土地，便因当地的人民世代代纪念“慈湖先生”而被改名为“慈湖畷”、“慈湖岭”……亦成为古邑雷阳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和理学文化的发源地……

日月如梭，光阴流逝。王慈湖先生德高长寿，无疾而终，享年93岁仙逝慈湖书院中，随后被择地安葬在凤凰林附近，坟向朝北的一处坡地上。从此青山有幸埋忠骨，儒公长眠山水间……历史长河，奔流不息……岁月风霜雨雪，洗刷大千世界……在历史演进，朝代更迭的过程中，古“慈湖书院”在兵乱战火中焚毁；在特殊年代里，慈湖先生的坟墓亦被掘毁挖平……然而，斯人虽逝，道德永存。慈湖先生的道德英名，千百年来仍然被世世代代的乡民所铭记，让居住在这一方土地上世世代代的乡民百姓们永远感念，他的理学文化与传统儒学教化也影响了生活在这一方土地的百姓子民……在当今的乡村振兴与和美乡村建设的热潮中，王慈湖先生的坟墓得以重修，慈湖书院亦另行择址重建……传承是最好的纪念，发展是最好的传承。

而今，慈湖村更是村庄美丽，巨变日新月异，旧貌换新颜。田地经过高标准农田改造，小田变大田成为高产稳产，早涝保收的丰产田；山场林地通过规划开发，打造成了优质菜园和高效绿色生态结果林……大小池塘疏浚深挖，建成了围栏，水泥柏油公路串通村庄农户……

高山巍巍，湖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自我赋形时刻

●金媛媛

的困境。年轻的时候，我们有足够多的理由相信自己有机会过上想象的生活，可以挣脱束缚我们的一切。年过不惑，才渐渐明白自己跟大多数人一样永远没有办法抵达远方。

每年腊月，心情总会跌入谷底，忙碌、焦虑、沮丧。只能隐忍着等待春天真正来临，等着天蓝日暖，心境随天。春节前，受暴雪冻雨影响，有很多回家过年的人被堵在路上，短的几个小时，长的几天，原本最温暖的归途变得无比漫长而煎熬。生活的低谷或困境，也许恰如一场冰雪天气里的堵车。但再令人绝望的拥堵，也总有疏散畅通的时候。只是需要多一些耐心等待。

生日那天夜里，父亲发来大段的文字，他的失望和担忧令我惶恐至极。心怀卑微，使尽了全部的力气生活依然如此不堪。父亲说生活本来就是苦的，这荒诞的人生啊，无论我们身处何方做何

决定皆有桎梏。当我明白了这一点，反而变得坦然。不就是一场旅行吗？如果我们足够专注和努力，确实可以控制自己生活的形状。我们需要在内心构建一个专属的小世界，需要跟随自己的内心，去构筑想要生活于其中的景象，用自由与诗意去冲击现实中的不安和沮丧。

夜里起风了，心却愈发沉静。一边看书一边等着去接孩子放学，我无比珍惜每一个他在我身边的日子。“珍惜”是个伤感的词，带着即将失去的意味。可人生就是在不停地去失去，我们挚爱的一切都会在失去。不必害怕，它们总会以别的方式回归，这是卡夫卡给过我的答案。

天地逆旅，光阴过客。新的一年，愿我们都能活得从容而勇敢。在灯火阑珊处恣意生活，在山重水复时无所畏惧，在灰心失望时能够自我赋形找到力量。